

笔墨古拙藏神韵

——付建州榜书艺术赏析

李荣舫

南宋理学家朱熹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付建州的从艺之路和其在书法上的成就用朱熹的话概括可谓恰如其分。

付建州常说：“熟能生巧；一日练，一日精，一日不练十日空。”他的字是在纸堆墨池里持之以恒练就的，其书法中的神韵、风骨、气度与灵性，皆是从心底字间自然而然流出的，毫无刻意造作之意，可谓情与气偕，神共体存，泼墨磅礴，大气天成。观其书法作品，会让人觉得豪气干云、意气风发。

赏付建州书法，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的词句，其书中气势时而如乱石穿空，时而如惊涛拍岸。

付建州书法，于自然率真之中透出浑厚刚劲，意随心到，字随情发。他强调真情的挥洒和意韵的完美，追求率意自然、豪放洒脱的艺术境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之路。

赏析付建州的书法，不难发现如下鲜明特色：

其一，淳朴厚重，古拙自然。付建州的书法底蕴深厚，意韵悠远，遒劲、洒脱、灵韵与淳朴之美可谓天人合一、水到渠成。其书法笔酣墨畅，开阔奔放，自然脱俗。那“虎”字，一笔下来，酣淋漓漓，如猛虎昂首四顾，威慑四方。

其二，千练老辣，气场十足。付建州下笔精严不苟，气韵与自然贴近，旨趣亲和；他以意为法，以情驭墨，充满了蓬勃激情。那“福”字，大气磅礴、雄奇豪迈而不失厚重古拙；意在笔先，以意驭气，运笔老辣，浑厚天成，达到了意、气、形、神的完美融合。观其书法作品，会让人被强烈的气场感染，感到舒适、愉悦、心旷神怡。



付建州书法作品——《寿》

神韵。

其三，个性鲜明，韵味悠远。付建州书法个性鲜明，风骨傲然，骨力内蕴。“书法之妙在其胸中之所独得”，其书法特色的形成，正是由于其“胸中之所独得”。观其作品，会让人感到静穆者如虎卧萧萧山林，灵动者如龙跃皎皎天庭。

其四，笔法率真，趣意盎然。付建州书法纵肆率意，善于自运；势纵而锋敛，貌拙而质慧。其笔墨之写意乃精神之寄托，能心手双畅，直取本真；在书法上他追求自然天成，不事雕琢，书随

心画，意到笔落；在厚重淳朴中显露出活泼和灵秀。

其五，词新意境，催人奋进。付建州十分注重从国学、美学、史学中广泛汲取营养，旁通而博学。数十年深厚的文学艺术积淀、澄澈的心境与豪爽刚直的性格形成其泼辣率真的生命底色，铸就了其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其书法作品内容广泛，不拘一格，且新品不断；观其书法，使人奋进、禅悟、自省。

其六，贴近生活，升华艺术。再好的艺术，若脱离了多彩的生活，只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符号。付建州很注重书法的“尚势”和“尚趣”，他先后和紫砂壶工艺大师许四海、朱新南等合作，把自己的书法印刻在紫砂大师制作的紫砂壶上，实现了书法、陶瓷和生活的完美结合。

付建州的书法成就得益于其豪爽豁达、包容万物的性格，正是其海纳百川的大度，才有了其作品的大气、豪迈与雄奇；他博采众长，去粗取精，然后淬炼升华成自己独有的浑厚朴实、壮阔豪迈、沉稳炼达之书风。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丰富的笔墨语言，每幅作品都表达出其独特的思想感悟和艺术魅力，从他的书法中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自然和生命深层次的感悟。他成熟风格的拓展与深化，更是展现了其书法艺术造诣的日臻升华。

有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建州数十年执着追求，笔耕不辍，终成榜书大家，大师风范在其字里行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技，源于练；艺，在于学；德，则需一生的修行。”付建州在艺术的长河里，涤荡着灵魂，挥洒着豪情。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忘怀得失”心无旁骛的执着和坚韧，追逐着自己多彩的梦想……



《福》



《正清和》

■付建州榜书艺术赏析



《虎》

游滴水崖

郭明远

今年深秋时节，我偕友人驱车去了仰慕已久的滴水崖游览。

车沿着山间河边的水泥路踽踽西行。河随山转，路随河弯，车顺路行。两山对峙的山谷，时而开阔，时而狭窄。悠悠白云从山谷上空掠过，勤劳的村民在田间耕作；河滩上，有的野鸟低头啄食，有的站在水里晒太阳……我们仿佛在欢快的乐曲中滑翔。

峰回路转，来到滴水崖村。村子北横卧着层峦叠嶂的太平山，村南矗立着郁郁葱葱的南大岭，村中是东西横贯的石河，村房皆背山面河而建。漫步跨过河上的南北桥，我们沿着河北岸一米多宽的路向西，走不多时，一米多宽的路渐变成了只容两人并排走的石径。

站在这里，对面的南大岭，奇峰罗列，形似十八罗汉，北面的峭壁上布满了大小形态各异的

石头。石缝间长着酸枣树、柿树、艾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草木，盛开着黄白相间的野菊花、紫红色的喇叭花。山风徐来，铜铃般大小的柿子、玛瑙珠般大小的酸枣，在枝上随风来回摆动；喇叭花和野菊花也不甘示弱地跳起了舞蹈，仿佛在乐享独有的清欢。

沿路西行约300米，干燥的石崖渐变湿润，又行约100米，山体探出一米多宽的石檐。石檐东西长约20米，下面是一道东西走向约1米宽的石渠。石檐下密布着大小不一的泉眼，大如豌豆，细如针眼。水从石檐内壁上涌出，形成了一道道闪亮的银线，继而化为一颗颗剔透的水珠，落入石渠，溅起一朵朵水花。空寂的山谷中，那滴答滴答的清脆声，如珠落玉盘，雨打芭蕉，悦耳动听。黄、黑、白、灰相间的石崖上，毛茸茸的青苔，透着悠悠绿意，如镶

嵌石壁上温润的翡翠。清可见底的石渠，铺着五色鹅卵石，长着一丛丛绿草。伴着滴答滴答的弹奏，水草开心地扭着身軀，晃着脑袋，轻歌曼舞。

我们沿着石径继续向西走，在靠近山体的壁上，一条活灵活现、长约6米的灰色石龙映入眼帘。龙头朝东，龙尾向西，盘绕在石壁上。高抬的龙头下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不规则的底座。灰黄色的底座上长满了青苔。水从石檐顶部滴下，落在龙头和龙身上。龙头上面的水，流入龙口，从龙口蹦落到下面的水沟。龙背上的水线，落入龙背上小渠，沿着弯弯曲曲的龙身，缓缓流入龙尾石渠，汇成一股涓涓细流，滋润着山山草草。

这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滴水崖深秋景观，让我惊叹，也让我深感不虚此行。

好大的一场雪，裹挟着呼啸的北风迤邐而来，天空中纷纷扬扬，不知这飞舞的精灵挂在了谁人的眉梢？又落在谁的心头？那片片雪白的“花瓣”散落，多么静谧，降落在陕塬大地上。

今年的雪来得比去年更早，更白，更猛烈。雪片在天空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撞击着古老的黄土地，空气中带着凛冽寒意，扑面而来，掀动衣襟，撩开一腔思绪，忍不住让你与漫天飞雪深情对望，看它泼泼洒洒地落在大地的罅隙里，静听细碎的声响撞击着行人的耳膜。

站在陕塬上，凝眸着天地间飞舞的白，你的思想也变得灵动起来，在这种意境下，你会不由地重新整理思绪，看待整个世界。瑞雪翩跹而至，在空中华丽转身，轻盈的身姿惊艳了4000年时光。古老的地坑院静默地站在雪中，它如大地的眼睛，仰面苍穹，注视着这漫卷的雪花，独自聆听着风中窸窣。

雪覆盖着地坑院，圣洁高雅，含情脉脉，那满树的琼枝，如玉带丝绦，在风中轻轻摇曳，摇落了眷恋黄土地的满腔深情。大地张开双臂迎接美丽的雪花，很想与她深情相拥。那22座相连的地坑院，在

风雪中手挽手挺立，欢快的笑声荡漾在空旷的田野中。百味巷小吃的香味依旧飘荡在风中，触及着你的味蕾。百艺苑中的雪覆压金顶，瓦檐上挂着冬的寒意……

听雪花落在地坑院的温润响声，如同听着洁白的莲花盛开的声音，那一片片雪，翩然起舞，舞起一抹嫣然，舞起盈盈香。洁白的飞羽，给冬天的地坑院披上洁白的雪袍。放眼望去，一片片的雪，带着冬天的痕迹，轻歌曼舞，尽情燃烧，在晶莹的心上带着柔情万种，带着丝丝缕缕的思念，盈盈绽放如雪的心怀。

雪落陕塬

肖伟

美哉！地坑院的雪，自有千般妩媚，万种风情，一种脱胎换骨似的清新雅韵扑面而来。风捲门檐扰残梦，雪落窗台观闲花，为我传递着溢满的思念，在如诗的梦里踏歌而行。

捻起一段流水时光，静待嘉年华，雪上空留斑驳印记，那些易老的风花雪夜，我静静地伫立在地坑院前，是等待千年的不归之客。

食 事

张葆青

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厨房是一个家的核心地带。

在我的大家庭里，我奶奶做的饭最是好吃，且有些妙手天成的意思。奶奶说，她是家中么女，家中有她的母亲和长姐操持家务，在娘家她一直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小女子。后来出嫁，她的婆家祖母、我的高祖母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吃穿用度考究，尤其在饮食方面，什么时节吃什么菜，什么火候煮什么饭，都有规矩可循。只是待我奶奶嫁进来时，家庭条件已不复从前，凭粗茶淡饭度日。但这并不影响我奶奶学艺的心，她投师于我高祖母门下，不足三月，厨艺已显，粗茶淡饭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半年后，料理家事更是头头是道；到次年，她已经是街坊邻居无不交口称赞的“居家小能手”。这大概就是名师出高徒吧。

儿时过年，奶奶把凉菜、热菜全部提前备好，饺子要包上百个。因为我家从大年初一上午，便会待客，奶奶姐姐们的儿子会陆续到来，略寒暄后，便上桌吃饭。其实，按时间划分，这顿饭在9点左右就开始了，算是早中饭，奶奶会准备四凉四热，八个菜品。凉菜有五香牛肉、水煮花生米、凉拌肉冻，还有和腊八蒜一起腌制入味儿的白菜丝与胡萝卜丝。热菜是醋焖鱼块配白菜、炖好的五花肉切片炒芹菜木耳、素烩丸子和萝卜肉粉条。上菜的间隙，爷爷会拿出几个小巧的酒盅，陪大外甥们慢慢几盅，堂屋里一时间菜香扑鼻，酒香四溢。每次表叔们吃饭都会光盘，最后再来上一碗饱满的肉馅饺子，可谓满载而归。

大年初二招待的客人，是携家带口回娘家的姑姑们。距离近的姑姑，早早地就会来到奶奶家帮厨。灶膛里的劈柴噼里啪啦地烧着，大锅里蒸的是各式扣碗和包子、馒头，小锅里煎炸炒焖着一道道菜

式。连接烟囱的灶台处还有一个放置水盆的地方，借助灶火的余热，可以把水盆的水烧开，奶奶用这热水做饭洗碗，十分方便。煤火炉上炖的是高汤，是做开胃酸汤的汤底。这样看来，厨房还是个彰显智慧的地方，女主人的心思多巧，从锅碗炉灶便可窥一斑二。

人多的时候，一桌便不够用。这时，男士们在堂屋用餐，女士们会在东屋摆桌。大一点的男孩子也会被邀去堂屋就座，大人偶尔兴起，也会逗着他们喝杯酒。外向型的男孩勇于尝试，一口下肚，被辣得“挤眉弄眼”，为聚会平添几分乐趣。女孩子和妈妈待在一起，或安静或雀跃，纷纷大快朵颐。

其实，桌上的菜还是那几样，但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嘘寒问暖，各诉心事，人间幸福不过如此。吃到痛快的时候，体内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寒气和郁气，都被这饭菜的香气神奇地驱走了，留下来的只有浓郁的年味儿，意蕴悠长。

我奶奶似乎一早就领略到了食物的高妙，说她做的饭菜让人回味无穷，并不夸张。这样的她，把亲人都牵绕在身边。

奶奶做油炸美食也很拿手，油条、糖糕、菜角等，都不在话下。尤其是做得一手好甜点——“果子”，在我们这里，这个甜品家家都耳熟能详，并且娶媳嫁女的礼品里都离不开它。其实，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口酥，只是和其他的甜品一

起装盒，统一称为“果子”。我已记不清奶奶制作口酥时的具体步骤，只晓得它要用糖稀和面，油炸后再裹上一层一层的白糖粉面，圆圆白白，十分诱人。一口咬下去，外焦里酥，满口甜香。后来，看到村里有人请奶奶前去帮炸果子，我才知道这个不是人人都会的技能。

……那时的年味儿里，有扣碗，有饺子，有油条，有口酥……东西不多不少，也五味俱全。吃吃喝喝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一派岁月静好。恍惚间，又觉得这段时光仿佛是偷来的，我们自由挥霍，心无挂碍。而今，没心没肺的快乐已太难得。

有人说：“妈妈的味道，是世界上最难复制的配方。”然而，配方不可复制，爱却能传递。现在的我，也会在厨房里盘旋，日复一日，为我的孩子们做着三餐；也会在时间充裕时，捣鼓些拿手菜和新花样，酝酿着家的味道。

你听，在炖汤的咕嘟声里，在炒菜的滋啦声里，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里，你看，在炉火的炽热舞步里，在烟气的蒸腾缭绕里……厨房这一方小天地，到处散发着爱的香气。

童年的味道，是一生最深的烙印。也许，舌尖上的味道，最终是舌尖上的味道。

